

图有所得

甜蜜芳香中书写沧桑巨变

——评《葡萄沟的甜蜜生活》

纪红建

从湖南到吐鲁番参加对口援疆的胡真和黄珀，在忙碌的工作之余，将在吐鲁番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以文学的方式呈现出来。他们近期创作发表的短篇报告文学《葡萄沟的甜蜜生活》，以信而有征的特质、卓尔不群的典型性，书写了70年来吐鲁番的沧桑巨变，特别是展现了近年来的新气象、新作为、新面貌。

两位作者怀着真挚的情感和对边疆的深厚热爱，历时经年深入细致地观察与采访，着力描绘葡萄沟的发展变迁，特别是葡萄沟群众思想和精神面貌的变化图景。作品既写出了葡萄沟群众不屈不挠、顽强拼搏的动人故事，又充分体现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壮丽图景。作为一名柔性援疆人员，我在吐鲁番生活过半年，对此有着较为真切感受。

《葡萄沟的甜蜜生活》主题鲜明、意义重大。作者以援疆干部视角，主要采写了葡萄沟的四个人物故事，既有本地维吾尔族群众，又有外来汉族群众，既有老朋友老故事，又有新朋友新故事，同时适当地、实事求是地把援疆元素贯穿始终。作者笔下葡萄沟的幸福场景与生机活力，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指引下，天山南北经济社会发生巨变的一个缩影。作者努力向读者呈现了新时代大美新疆的新图景；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开展以来，援疆干部们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把增进文化认同、促进交往交流交融作为巩固民族团结的重要抓手，谱写了一曲情深意浓的“民族团结一家亲”时代新歌。沁人心脾的是葡萄甜香，更是各族群众丰收的喜悦。正如作者在尾声中深情地表达：“我们惊喜于这种巨变，更感动于全疆各族儿女手足相亲、齐心奋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这种精神，因为这是一切巨变的深层动因和历史逻辑。”

作品善用“小切口”写“大主题”。所谓“小切口”，就是从小处着手，通过选取具体、生动的小故事，小人物来反映大主题、大事件，使作品更加贴近受众、易于接受。作品通过“青



▲湖南援疆企业的直播团队通过网络直播平台，向全国网友推荐吐鲁番葡萄。

►吐鲁番果农在葡萄园采摘葡萄。

本文照片均为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郭立亮 摄

蛙王子”奶奶的收款码”“行走的中华文化课堂”“从裁缝到网红”“沟里来了新居民”等四个小故事，以“小人物”写大时代、以小故事写大道理，讲述文旅融合富民增收、内地和新疆双向奔赴就业创业、民族团结一家亲、文化教育启智润心、现代文明发展培育等方面的内容。在这其中，“青蛙王子”一大家子吃上“旅游饭”；买吾兰江从需要资助到家里可以供他读研究生；魏东每年接待研学团带动群众增收；吾买尔大叔直播带货致富并带动群众增收；张凯开民宿带动当地就业等特写，就是富民兴疆的生动缩影。

文学是写人的，人物形象往往是作品的重心，报告文学也不例外。《葡萄沟的甜蜜生活》让曲折动人的故事贯穿始终，把葡萄

沟的发展变迁和人物命运生动形象地展现出来。作品语言生动风趣，描绘传神，画面感强，生动刻画了“青蛙王子”奶奶、吾买尔大叔、魏东、张凯等人物形象，把老故事写出了新意思，把新故事写得有意思，把新时代援疆故事、新疆发展故事写得有血有肉、丰满立体。

如对“青蛙王子”奶奶的刻画，“几天不见，奶奶的普通话说得越来越好了！”“听到我们的表扬，艾米迪汗笑得像个孩子，又带着一些腼腆高兴地回答。”“她转头看看身边，确认没有外人后，掏出手机，打开微信账单，显示当天收款1063元。那一刻，她笑得比葡萄还甜。”又如对吾买尔大叔的刻画，“走

进葡萄沟街道布依鲁克社区的一座农家小院，吾买尔大叔正用视频热情洋溢地向网友展示着各种葡萄，详细介绍着葡萄的生长环境、品种、口感等。为了让网友们放心购买葡萄沟的鲜食葡萄，他精心拍摄了从葡萄园采摘葡萄，到装箱发货的每个细节，众网友纷纷下单。”这种充满烟火气息的细致描写，不仅写出了葡萄沟群众的奋斗故事和幸福生活，也具体而生动地诠释了新时代新疆建设的实施过程和辉煌成果。

文学作品见证时代、展现精神。葡萄沟的发展变迁，特别是思想观念和精神面貌的变化，是新时代新疆发展的见证与缩影。《葡萄沟的甜蜜生活》处处透露出新气象新面貌：“青蛙王子”家，80岁高龄的“青蛙王子”奶奶学讲国通语；买吾兰江读完大学又读研究生；玛依努尔不仅自己到社区学习，还鼓励两个女儿学习英语；吾买尔大叔从裁缝变成网红、新农人，借助互联网的力量，把手机当作“新农具”，把直播变成“新农活”，把数据变成“新农资”，致富路越走越宽；魏东、张凯来吐鲁番创业，张凯介绍吐鲁番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去重庆、成都就业，升华为内地与新疆的双向奔赴。尤为可贵的是，还有现代文明的培育发展：时尚民宿、咖啡吧、茶馆、研学基地等各类文旅业态在葡萄沟涌现，影响着当地群众的思想意识。维吾尔族群众向张凯学习开民宿，用张凯的话说就是“开民宿主要是为游客提供良好的生活体验，既要保持民俗的韵味，又要具备现代文明生活的特征，客人来了自然愿意住下来”。这种新气象，新作为、新面貌，不仅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互帮互助、团结协作的精神传统，也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实践广泛凝聚人心、汇聚力量。

《葡萄沟的甜蜜生活》是70年来新疆沧桑巨变的一个缩影，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滚滚浪潮中的一个生动场景。从此可以窥探到，新疆各族人民生活像火焰山一样红红火火，如葡萄一般甜蜜芳香。

（作者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图香闲情

走进思想家王充“济世与利己”的双重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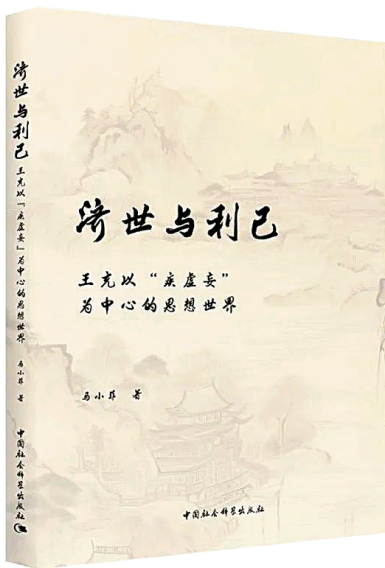
师彬彬 杨甜甜

在秦汉思想史研究中，王充及其著作《论衡》始终是绕不开的重要议题。长期以来，学界多聚焦王充“科学精神”“反迷信”特质，或将王充的思想简单标签化为“唯物主义”，却对其思想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关注不足。青岛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马小菲博士的新著《济世与利己——王充以“疾虚妄”为中心的思想世界》（以下简称《济世与利己》）于202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以东汉思想家王充的生命史与思想发展为脉络，通过对《论衡》文本的细致解读，深入剖析王充“疾虚妄”背后的“济世”与“利己”的双重动机，为理解这位东汉思想家提供了全新视角。

全书除绪论与结论外，共分六章：第一章梳理西汉后期至东汉初的思潮变迁，为理解王充思想提供时代背景；第二章考证王充生平与《论衡》创作历程，还原其作为地方士人的真实处境；第三至六章分别围绕“命”“天人感应”“鬼神”“人才”四大主题，分析王充思想的核心内容与动机。在“论命”部分，马小菲指出，王充的命论不仅是对宇宙秩序的思考，更暗含为自身怀才不遇辩解的意图；“论天人感应”章节揭示，王充对灾异与祥瑞的态度差异，实则反映其既批判虚妄又试图“为汉平说”的复杂立场；“论鬼神”部分展现其以自然主义解构民间信仰；“论人才”

章节则凸显王充对文儒价值的强调，实为其求仕心愿的直接表达。全书最终指向一个核心命题：王充如何在儒家理想与个人现实利益之间艰难平衡，这一矛盾恰是东汉地方士人思想风貌的典型缩影。

《济世与利己》提出，王充的“济世”与“利己”双重动机，是理解王充思想的关键，也是对东汉地方士人生存困境的折射。作者通过分析王充的仕宦经历与思想演变，揭示了这一双重性的深层根源。从社会结构看，东汉初年虽崇儒学，但仕途仍为世家大族垄断。王充“细族孤门”的出身，使其难以通过正常途径晋升，这种结构性困境催生了其对“命”的强调——将个人不遇归之于“命”，既是对现实的无奈接纳，也是一种精神防御机制。从思想传统看，西汉后期以来“尚知求真”风气与“现实主义回归”的思潮，为王充提供了思想资源。他既继承了儒家“移风易俗”的理想（济世），又吸收了黄老“自然无为”的观念解构神秘主义，同时在个人仕途受阻后转向学术言说以寻求价值（利己），形成了多元思想的融合。从个人经历来看，洛阳游学的经历使王充认同儒家理想，而长期担任地方属吏的现实，又让他深切体会到基层社会的复杂与个人利益的重要性。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碰撞，直接塑造了其思想的双重性。



《济世与利己》的一大特色是对《论衡》文本的深度挖掘与对史料的辩证运用。一方面，作者充分利用《论衡》中《自纪》《对作》等篇章的自述性内容，梳理王充的人生轨迹与创作动机。如通过“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的记载，佐证其“博览百家”的知识来源；以“仕数黜斥”的经历，解释其命论思想的现实根源。这种将文本与生平互证的方法，增强

了论证的可信度。另一方面，作者对史料保持必要的警惕。例如，针对《论衡》中对“颂汉”的强调，作者并未简单视为王充的真心认同，而是结合东汉初年的政治环境，指出其中可能存在的“避祸”与“求进”考量，揭示文本背后的复杂意图。另外，作者广泛征引《史记》《汉书》《后汉书》等传世文献，以及出土简牍、汉墓画像等考古资料，将王充思想置于更广阔的时代背景中进行考察。如结合东汉“通人”群体兴起的社会风气，解释王充“博览不守章句”的学术取向；通过汉墓中的鬼神图像，佐证当时民间信仰的盛行，从而凸显王充批判思想的针对性。

《济世与利己》一书还原了王充作为地方士人的真实面貌，为理解东汉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提供了典型案例。它更启发我们思考：在宏大的思想史叙事中，如何兼顾个体的复杂性；在“道”与“势”的张力中，古代知识分子如何实现精神突围。这些问题的探讨，对于推进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当然，该书仍存在少数可商榷之处。例如，对王充“济世”与“利己”思想的划分在部分章节略显模糊，部分论证依赖推测（如王充“颂汉”的真实意图），需要更多史料支撑。但总体而言，该书逻辑严密、史料翔实，是王充和《论衡》思想的一部力作。

起马观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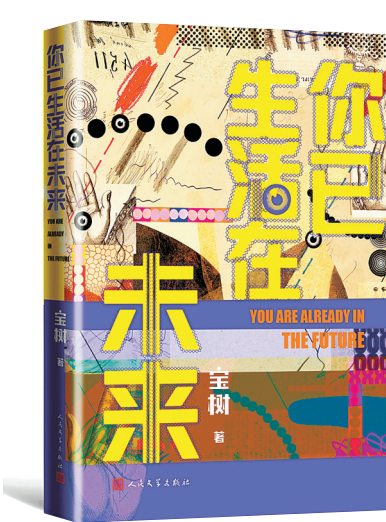
在《山水》中，找一条回家的路



每个人一生都在找寻一条回家的路，但这条路的尽头，其实是与自我的相遇。近日，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路内全新长篇小说《山水》推出。小说以司机路承宗与妻子周爱玲从抗战烽火到改革开放时代横跨五十载的生死相守为主线，辅线铺展收养五个孩子温情与欢笑交织的往事，以一个特殊家庭的冷暖悲欢折射出半个世纪中国的变迁，见证着个体命运与时代史诗的深刻共振。

以“山水”为名，路内认为寓意深刻：“山水大概有两层意思，一是指人生路，起起伏伏的；二是在小说里谈到了，‘看山水’是一种态度，既是胸怀远大，也是隐忍克制。无论走过多少山水，最终的归宿，永远是内心的善良与坚守。”

如果，我们“已生活在未来”



科技的飞速发展带来的不仅仅是生产力的变革，同时还有人们对未来的焦虑与不确定。那些曾经在科幻作品中触不可及的内容，如今真实地出现在现实生活中。宝树新作《你已生活在未来》以十三个短篇故事作为棱镜，内容涉及爱情、婚姻、教育、工作等多个方面，试图向读者照见未来社会与生活的冰山一角。

《你已生活在未来》以“未来”作为锚点，涉及科技发展的多个不同领域——基因编辑、虚拟现实、人工智能、数字人格、智力药物……宝树以冷静的笔触剖析未来的社会与生活，讲述关于理性与爱之间的悖论与和解。科技发展是小说的谜面，而对人性的挖掘与探究才是小说要表现的真正内核。

我写我书

编者按

根据WHO(世界卫生组织)2022年的统计,全球有约10亿人患有精神疾病,占全球总人口的13%,这相当于每8人中就有1人遭受精神疾病的折磨。

如何打破精神疾病污名,了解精神疾病真相?阅读译林出版社“医学人文丛书”第14册《从弗洛伊德到百忧解:精神病学史》也许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本书的作者是美国精神病学协会(APA)前主席杰弗里·A·利伯曼。作者在书中一语道破了精神病学最后的敌人——病耻感。他认为,只有破除大众对精神疾病的误解,消弭社会对患者的污名,那些躲在角落的受苦之人才会愿意走出家门,求医问药,这也正是利伯曼写作此书的目的所在。

我很幸运,我亲历了我所从事的医学专业历史上最急剧、最积极的巨变,我见证了它从精神分析派的异教逐步转变为基于大脑的医学科学的过程。

40年前,我的表妹凯瑟琳因患精神疾病需要接受治疗,我避开了当时最负盛名、最成熟的精神病院,担心它们可能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放在今天,我会毫不犹豫地把她送进任意一家大型医疗机构的精神科。作为一名既有临床护理一线经验又有精神病学前沿研究经历的医生,我目睹了势如破竹的进步改变了精神病学……但不幸的是,不是人人都能从中受益。

几代人前,精神疾病治疗中最大的障碍是缺乏有效的治疗方法,诊断标准不可靠,精神疾病理论僵化。如今,最大的障碍不是科学知识的鸿沟或医学能力的不足,而是精神疾病的社会污名。不幸的是,历史上精神病学历经了种种失败,被视为不受欢迎的医学继子,如今这个污名已站不住脚,但还是留存了下来。

在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精神疾病仍然被视为耻辱的标志,患者仿佛被戴上了“疯子”“神经病”“脑子有病”的标签。想象一下,如果你受邀参加朋友的婚礼,却突然抱恙。你更愿意说你是因为肾结石……还是因为躁狂发作,所以去不了?你是宁愿道歉,然后以腰部扭伤为借口……还是说你恐慌发作了?你是更愿意说自己得了偏头痛……还是说自己因酒醉而难受?

我几乎天天都会遇到这种羞耻和敏感的例证。来我们精神科看诊的许多患者宁愿自掏腰包,也不愿走医疗保险,因为他们担心被别人知道。还有一些患者不去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精神科门诊看病,也不愿去纽约州精神病学研究所找我看诊,而宁愿去没有任何医学专业标识的私人诊所。很多患者经常从南美、中东或亚洲飞到纽约找我们看病,为的就是确保本国没有人发现他们在看精神科医生。

几年前,我在曼哈顿市中心的一场午餐宴上发表了一次关于精神疾病的演讲,为精神病学研究筹集资金。随后,我四处走动了一下,同参加活动的寒暄。这些聪明、成功、外向的人都是萨拉·福斯特请来的,她是一位社交名流,她儿子患有精神分裂症,在高三那年自杀。他们品着清炖三文鱼,啜着夏布利干白,公开赞扬萨拉为提高公众对精神疾病的认识所付出的无私努力——尽管他们之中没有人承认自己有跟精神疾病打交道的直接经验。事实上,他们对精神疾病的看法就像看待苏丹的种族灭绝或印尼的海啸一样:这个问题非常值得公众关注,但与赞助人自己的生活相去甚远。

几天后,我在办公室接到一位参加者的电话,她是一家出版公司的编辑,问我能否帮帮她。她好像对工作提不起兴趣,难以入眠,经常变得非常情绪化,甚至还会哭泣,她问我她是不是在经历中年危机。我同意见她,最后我诊断出她患有抑郁症。但在约定与我见面之前,她坚持要我完全保密,并补充道:“请你别跟萨拉说这件事!”

次日,我接到另一位参加者的电话。这位女士在一家私募股权公司工作,她20多岁的儿子从研究生院辍学,出来创业,她很担心。尽管她赞赏儿子的创业精神,但这款旨在消除世界贫困的新软件是他在一段行为古怪、失眠的时期构思出来的。经过评估,我的初步怀疑得到了证实:她儿子正处于躁狂发作的初期阶段。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接到了更多萨拉邀请的参加者的电话,他们有为成瘾问题的配偶、有焦虑症的兄弟姐妹、患有痴呆症的父母、有注意力问题的小孩和仍然住在家里的成年子女向我寻求帮助。随着时间的推移,参加萨拉午餐的客人中有半数联系了我,其中还包括作为活动举办地的餐厅的老板。

这些人都受过教育,见多识广,能够负担得起最好的健康护理服务。要是呼吸困难或长时间发热,他们可能会向私人医生寻求帮助,或者至少会找最好的转诊医生。然而,精神疾病的污名让他们一直竭力避免寻求医疗帮助,直到后来在社交场合碰巧遇到一位精神科医生。令人吃惊的是,他们都是应朋友之邀来参加那场筹款活动的,这位朋友致力于提高公众对精神疾病的认识——但他们之中谁都不希望萨拉知道他们的情况。

现在,终结污名的时机终于到来了——而且,我们现在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我们可以做到。

破除误解,从了解精神病学史开始

利伯曼

